

『精神的魅力』续编

这真是一块圣地

近百年来

这里成长着

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

渊博的学识

闪光的才智

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

这一切又与

# 青春 的 北大

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  
以及

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

构成了一种特殊的

精神魅力

科学与民主

已成为

这圣地的不朽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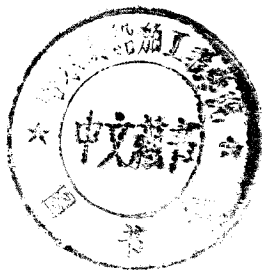
赵为民 主编

# 青春的北大

《精神的魅力》续编

赵为民 主编

王荣奎 张黎明 孙 华 编  
孙战龙 张晓娟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的北大(《精神的魅力》续编)/赵为民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

ISBN 7-301-03749-X

I.青… II.北… III.①北京大学-校友-回忆录②北京大学-史料 IV.G649.281

### 书 名:青春的北大《精神的魅力》续编

著作责任者:赵为民 主编

标准书号:ISBN 7-301-03749-X/1·480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32开本 20.375印张 540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 目 录

永恒的魅力·····	陈翰笙 (1)
发展学术,以昌国运 ·····	雷洁琼 (7)
道不远“人”·····	张中行 (9)
北大与我的学术生命 ·····	张岱年 (13)
青春的常新的北大 ·····	林 庚 (18)
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 ·····	费孝通 (21)
我看北大 ·····	季羨林 (25)
最幸福的时代 ·····	何兹全 (33)
未名湖上新景象 ·····	侯仁之 (42)
“一二·九”掠影 ·····	周定一 (45)
九万里风鹏正举 ·····	何恺青 (52)
赞百年北大 ·····	任继愈 (56)
从北大教授到国际法庭法官 ·····	赵理海 (59)
近半个世纪的回顾 ·····	程民德 (66)
我与北大人 ·····	李赋宁 (72)
传统与重建 ·····	袁 方 (79)
提高大学科学水平 ·····	张芝联 (86)
萦怀往事感念多 ·····	胡代光 (95)
家在北大·····	高小霞 (102)
百年之际话北大·····	唐有祺 (106)

DV45/16

难忘的熏陶	徐光宪(109)
感受北大	张世英(113)
精神文化之光	何兆武(119)
北大与我的学习研究	黄枏森(123)
未名湖情愫——燕园文抄	黄宗江(128)
校园“故”事	宿白(131)
北大学风与我的治学	吴小如(135)
“兼容并包”及其他	赵宝煦(138)
北大与我的研究方向	沈宗灵(144)
我爱未名湖	廖静文(148)
百家争鸣与学科建设	朱伯崑(153)
永远的怀念	胡亚美(159)
沙滩忆旧四章	王景山(161)
千回百转漫漫路	李野光(171)
十年风雨未名湖	方汉奇(178)
轶闻追忆	郭寿康(185)
初进北大	戴逸(191)
忆朱光潜先生	罗艺军(195)
从沙滩到未名湖	汤一介(202)
在北大教书四十年	丁石孙(209)
往事琐忆	李希凡(212)
怀念母校	欧阳中石(218)
剪不断的思念	向熹(221)
未名湖情思	萧超然(227)
求实·创新	高程德(230)
琐忆北大图书馆	祝总斌(235)
北大的人,北大的书	程毅中(239)
熏陶	白化文(243)

师泽琐忆·····	郭锡良(248)
一代新潮接旧潮·····	厉以宁(252)
湖畔春柳正新发·····	王世德(256)
传统与创新·····	施德福(260)
我对北京大学的印象·····	张光直(263)
未名湖畔的忏悔·····	朱德生(266)
湖光塔影惜未名·····	朱龙华(272)
一百年的青春·····	谢冕(276)
北大上课记·····	马克垚(280)
深情的追忆·····	孙小礼(285)
闲话“北大特色”·····	王义道(296)
略说“实至名归”·····	金开诚(300)
思考者的精神乐园·····	何九盈(305)
我与逻辑学·····	何成武(310)
精神的洗礼·····	李思敬(315)
一封珍藏的家信·····	林丽蕴(321)
北大魂·····	方立天(326)
温馨的母亲湖·····	褚斌杰(331)
感谢母校·····	张炯(337)
学风与良师·····	傅璇琮(342)
北大生活简记·····	萧灼基(349)
北大与“整理国故”·····	孙钦善(355)
严师之教·····	陈启伟(362)
漫步未名湖畔·····	张玉书(368)
从北河沿到未名湖·····	刘坚(374)
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382)
我心中的“史迹碑”·····	费振刚(391)
北大生活与我对真理标准的思考·····	胡福明(396)

给我一枝花吧·····	孙玉石(413)
我感受到的北大·····	黎乐民(419)
融进一滴水·····	周先慎(424)
一位百岁老人的北大情·····	林被甸(430)
重返母校的日子·····	张锦才(436)
方正与北大·····	王 选(442)
永远的魅力·····	李伯谦(448)
北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王梦奎(452)
我的睡眠·····	吴泰昌(456)
读书·思考·创新·····	刘式达(460)
母校的教诲·····	居乃璇(463)
魂系未名湖·····	詹克明(470)
难忘燕园·····	林爱枝(477)
永远的深情·····	严绍瑛(486)
我读北大·····	赵存生(495)
怀念马寅初校长·····	张维庆(502)
二进北大哲学系·····	王德有(504)
三次经历“一二·九”·····	傅成励(511)
走近未名湖·····	孟 华(519)
永远创新的北大·····	曹凤岐(524)
跨世纪的追求·····	袁 明(528)
与友人夜论北大·····	温儒敏(533)
有容乃大·····	赵敦华(540)
北大的不争与争·····	王思斌(544)
未名湖畔·····	马 戎(547)
北大感怀·····	高洪波(551)
北大精神的断想·····	陈 来(555)
担当、勇气与气概·····	林毅夫(561)

我的走读生活·····	夏晓红(564)
北大的朦胧美·····	张虹海(570)
即将消逝的风景·····	陈平原(575)
背景·····	曹文轩(582)
北大同学·····	岑献青(587)
师风散记·····	李克强(593)
飘逝的是永恒的·····	王岳川(597)
难得的“偶然”·····	刘伟(603)
去而复归·····	戴锦华(606)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唐师曾(613)
与季先生不期而遇·····	句华(618)
骄傲的谦逊·····	应星(621)
冷热北大·····	项飏(625)
北大,永远的似水流年·····	张菁(631)
今日北大风气·····	蒋广学(636)
未名的情·····	爱德华·许(641)
问渠哪得清如许(跋)·····	编者(644)



# 永恒的魅力

陈翰笙

今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也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在北京大学任教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和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我也是从北京大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年轻的北大教授

1924年4月，我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当时我只有二十七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民国以来，北京大学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前清时代一些腐旧传统却很难打破，这就使它成为新旧教育思想斗争的场所。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奔波半生，此时已年过半百，他上任后，满怀信心，想在北大实现自己以教育出人才、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他坚持以考试录取学生，并四处奔走，聘请当时颇具进步思想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夏浮筠为理科学长，还聘用了一批或有真才实学，或有进步思想的人到北京大学任教，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朱家骅、沈尹默、鲁

迅、周鲠生、王世杰等。此外，他兼容各家学派，使之各显所长，北大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各种思潮并存，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也有表现。北大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这两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历史系的日法派对我这个从欧美回来的人很不喜欢，想把我挤走。李大钊找到法学系负责人周鲠生，将这件事对他说了，周鲠生对我说：“我聘请你到法学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这样一来，陈翰笙既然能被外系聘用讲美国宪法史，为什么不能在本系讲欧美史呢？我继续在北大任教，只是从1924年下半年又多了一门美国宪法史，到北河沿的法学院去上课。后来，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也请我去兼课。当时北大学生比较自由，听课也要选择老师。据后来一些学生告诉我说，当时一些向往革命、思想进步的学生都崇拜李大钊；一些主张改良，或有些封建思想的“老夫子”们都信仰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梁漱溟那种学者风度；而那些喜欢读书、一心做学问的学生，都喜欢接近我。

## 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当时，北京大学集中了国内外许多优秀学者、爱国进步人士，教师、学生的思想都比较活跃。我刚刚从国外回来，一时间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出路。这时候，李大钊同志来到我的身边，将我引上了革命之路。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我和高仁山请他介绍入党，李大钊说：“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共产党人也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我和高仁山于是1925年一同加入了国民党，并领到一个党证，但从来没有开过会。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学生经常上街游行，我每次都参加，还常常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不久，我奉命去上海，准备运动租界里

的印度巡捕罢工，在商务印书馆工会与陈云和李立三建立了联系。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为。李大钊同志领导了这次活动，并亲自扛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与爱人顾淑型的姐姐一道去的，顾淑型当时是艺文中学的教务长，她带着学生参加了游行。我沿途散发反抗八国通牒的传单，遇到许多相识的学生，从前我在女师大授课，认得刘和珍女士，当时看见她也在队伍中。当游行队伍走到执政府门口时，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重伤300余人，李大钊同志的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刘和珍女士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后来，我写了一篇《三一八惨案目击记》，详细地记述了“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经过。这篇文章3月24日发表在《现代评论》上。

19日，段祺瑞政府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为了安全，李大钊同志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这期间，我经常去苏联大使馆看望李大钊同志。他介绍我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相识。后来，我又结识了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奇。他拿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看。我看得很认真，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讲什么都能背下来。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四十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

在与加托诺维奇的交往中，我了解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详细情况，经他介绍，开始为共产国际做些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在柏林有个机关刊物，叫《国际通讯》，是周刊。它刊载共产国际的文献和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以及各国政治经济述评。加托诺维奇问我可不可以为《国际通讯》供稿，我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这之后，我

就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围绕“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国内大事,写了几十篇文章寄给《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问题的一些了解和看法,许多都是从我写的文稿中得到的。过了不久,李大钊对我说:“他们(指苏联人)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工作。”我说:“是呀,我不是在为他们的《国际通讯》写稿吗?”李大钊同志说:“不,不是指这件事,他们希望你为共产国际做些地下工作,就是情报工作。”我立即答应下来。这件事,我一直没对什么人说过,直到1980年填干部履历表时,我才填上:“1926年在北京由李大钊同志和苏联加拉罕大使介绍为共产国际工作。”九年之后,即1935年,我在莫斯科由王明、康生介绍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 追念蔡子民先生

今年也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子民)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我不禁追忆起他人格的高尚,学问的渊博,功绩的伟大。

吴玉章同志曾经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不可磨灭。”那时我还在国外求学。1924年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蔡先生适在欧洲,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直至1928年,我又从国外回到上海才和蔡先生相见。据说,蔡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北大的工作情况,因此,他就想找我去负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但当时主持该所的王世杰说我思想左倾,阻挠我进所。在这种情况下,蔡先生便介绍我先到商务印书馆。次年春,王世杰去南京做法制局长的官而离开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就要我去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用人办事,非常公正,没有派性和偏见。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那时几无立足之地。

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

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他在青岛休养，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答，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的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当我看到现在有些人趾高气扬、傲慢跋扈的恶习时，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最初，社会科学研究所把工作集中在调查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纱厂内的包身制，作为专题来研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随后，蔡先生告诉我，有人反对这样的工作，劝我们改赴农村，调查农村经济。于是，我和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同志前往江苏无锡、山东潍县、河南许昌、河北保定以及广东省的十二个县，从事实地调查。后来我们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同吴觉农先生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达五百人之多，编印《中国农村》月刊达十年之久。当时就是蔡先生掩护了我们这些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蔡先生知道邓演达是我的朋友，在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后，蔡先生立即写了几封介绍信，叫我去南京奔走营救。后来蔡先生又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诸位先生发起“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革命青年与爱国志士。这一系列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蔡先生反抗暴政、勇于救人的大无畏精神，想起这些往事，我对他感佩不止。

1939年5月，我又从国外到达香港，登岸不久，即去九龙柯士甸看望蔡先生。一见面，他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激动地说：“周恩来同志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显然，他这句指的是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

蔡先生影响了无数像我一样的北大人，在我的心中，蔡先生永远是一位言行一致、心口如一、雍容大度的伟大学者和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

北京大学的魅力是永恒的，虽然我已经离开北京大学多年，但我

人生的道路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北京大学的学术风格和蔡元培、李大钊等先生对我的影响使我终生受益。

北京大学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塑造了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北京大学的一百年，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这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为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作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本文经陈翰笙先生授意整理）

**作者简介** 陈翰笙，1897年2月生，江苏无锡人。1920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回国，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建国后曾任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等。1978年后任中国科学院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1985年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

# 发展学术,以昌国运

雷洁琼

从上个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建立至今,北京大学已走过了她的第一个百年。过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曲折坎坷,进而自立奋进的百年。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我接受北京大学的影响到加入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实践中,我认为它的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北京大学作为我国的最高学府是让人羡慕的。同时,北京大学所富有的朝气,那种为国运而忧虑和献身的精神也是为世人敬仰的。八十年之前,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师生那种昌国运的新思想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真正鼓舞了我们青年一代。于是,远在南国的我也被卷进这革新的浪潮。当时,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我很想到北京大学参加这场运动,可惜未能成行。但是,北京大学师生倡导并为之实践的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因为我认为那是真正的民族精神,是将科学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

1971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先在国际政治系,后转入社会学系。在从事科学研究、指导研究生,以及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

中,我时时感到北京大学那追求科学、提倡学术民主的精神。北京大学是重学术的,但他们决不是为自己的偏好进行自我陶醉地研究,而是把学术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的学术空气相当活跃,越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问题,越能引起广大师生的深入探索和激烈争论,同学之间争论不休,同事之间各抒己见。大家一方面力图深入认识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试图提出更好地推进我国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建议。这里反映的仍然是北京大学师生的拳拳报国之心。

关注和贴近研究现实问题决不是北京大学师生的即兴之作。在每一项研究开始之前,知识和理论的准备是必要的。因此那些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即使是很具现实性的题目,人们也不止只是以提出对策或建议为目的,验证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发展新的理论常常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的更深层次追求。在此中不乏对已有理论的批评、修正和补充,这正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北京大学的师生在这方面是相当自觉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回想六十年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任务,看到今天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令我感慨不已。

科学是离不开实际的。北京大学学术的发展也是其科学精神与变迁中的社会相结合的结果。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社会变迁更加迅速和复杂的情况,北京大学将会以自己不变之传统去研究不断变迁的社会和问题,同时也一定会结出学术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丰硕果实。这是北京大学的神圣责任,也是它的未来。

**作者简介** 雷洁琼,1905年生,广东台山人。1931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1971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名誉会长。



# 道不远“人”

张中行

母校北京大学比我年长十一岁，明年满百岁，几天前有人通知我这老学生，说应该写几句，以示庆祝。我说我是应该写几句，不只以示庆祝，还要表示感恩。什么恩？使我获得不少知识，家家如此，可以不说。应该说的是使我增长分辨是非的见识，如此，马齿加长，我才不至随着大流喊万岁。这是大恩。还有小恩小惠，比喻校内为娘家，红楼内听讲，图书馆内看书，都是吃娘家饭。女大当嫁，真就嫁出去了，改为要自己养自己，升堂面对学生，入室面对稿纸，既未张口结舌，又未曳白出场，这一点点谋生小技，也是由娘家带来的。还想顺着稿纸往下说。1988年母校九十岁，我应校刊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怀疑与信仰》，编入祝寿性质的《精神的魅力》（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我写闲话式的文章，许多题材来自母校，单是“红楼点滴”就写了五篇。之后，近两三年写回忆录性质的《流年碎影》，母校那一段写了十个题目。这都可以证明，一方面，娘家家大业大，灶前门后，打扫打扫就可以填满肚子；另一方面，我这嫁出去的姑娘不争气，应该自立却还是常常不得不吃娘家。争气也罢，不争气也罢，事实是吃了，纵然是娘家，也应该感恩，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时间不怠工，一晃到了百岁，又该祝寿，可以说说的，人，老老小